

麦家



A row of seven circular push buttons, each with a letter on it. From left to right, the letters are D, E, C, O, D, E, D. The buttons are metallic and have a slightly worn appearance.

解密

麦家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密 / 麦家著. -- 2 版.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302-1930-0

I. ①解… II. ①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76447 号

解密

JIEMI

麦家 著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2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9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X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02-1930-0
定价 5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所谓偶然，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命运机器的
无知罢了。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目 录



第一篇
起

1

第二篇
承

19

第三篇
转

107

第四篇
再转

167

第五篇
合

217

外一篇
容金珍笔记本

265

第一篇
起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一八七三年乘乌篷船离开铜镇去西洋拜师求学的那个人，是江南有名的大盐商容氏家族的第七代传人的最小，名叫容自来，到了西洋后，改名叫约翰·黎黎。后来的人都说，容家人身上世袭的潮湿的盐碱味就是从这个小子手头开始剥落变味的，变成了干爽清洁的书香味，还有一腔救国爱国的君子意气。这当然跟他的西洋之行是分不开的。但容家人当初推举他去西洋求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想要他来改变家族的味道，而仅仅是为了给容家老奶奶多一个延长寿命的手段。老奶奶年轻时是一把生儿育女的好手，几十年间给容家添了九男七女，而且个个长大成人，事业有成，为容家的兴旺发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她在容家无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她的寿命因为儿孙们的拥戴而被一再延长，但活得并不轻松，尤其是在夜里，各种纷繁复杂的梦常常纠缠得她像小姑娘一样惊声怪叫，到了大白天还心有余悸的。噩梦折磨着她，满堂的儿孙和成堆的白花花的银子成了她噩梦里的装卸物，芳香的烛火时常被她尖厉的叫声惊得颤颤悠悠。每天早上，容家大宅院里总会请进一两个前来给老人家释梦的智识人士，时间长了，彼此间的水平高低也显山露水出

来了。

在众多释梦者中，老奶奶最信服的是一个刚从西洋漂泊到铜镇的小年轻，他不但能正确无误地释读出老人家梦中经历的各种明证暗示，有时候还能预见，甚至重新设置老人梦中的人物是非。只是年轻的样子似乎决定他的功夫也是轻飘飘的，用老人们的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相比，释梦的功夫还算到家，但易梦之术疏漏颇多，行使起来有点鬼画符的意思，撞对就对了，撞不对就撞不对了。具体说，对前半夜的梦还能勉强应付，对后半夜的梦，包括梦中之梦，简直束手无策。他自己也说，他没专门向老祖父学习这门技术，只是靠耳闻目睹有意无意地学了一点，学得业余，水平也是业余的。老奶奶打开一面假墙，露出一墙壁的银子，恳求他把老祖父请来，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他祖父有足够的钱财，对金银财宝早已不感兴趣，二方面他祖父也是一把高寿，远渡重洋的事情想一想都可能把他吓死。不过，西洋人还是给老奶奶指明了一条行得通的路走，就是：派人专程去学。

在真人不能屈尊亲临的情况之下，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浩荡的子孙中物色一个理想的人选。这个人必须达到两个要求：一个是对老人孝顺百般，愿意为之赴汤蹈火；二个是聪慧好学，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复杂的释梦和易梦之术学到家，并运用自如。在经过再三筛选后，二十岁的小孙子容自来有点胜人一筹的意思。就这样，容自来怀里揣着西洋人写给祖父的引荐信，肩头挑着老奶奶延年益寿的重任，日夜兼程，开始了漂洋过海、拜师求学的岁月。一个月后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容自来搭乘的铁轮还在太平洋上颠簸，老奶奶却在梦中看见铁轮被飓风吞入海底，小孙子葬身鱼腹，令梦中的老人家伤心气绝，并由梦中的气绝引发了

真正的气绝，使老人一梦不醒，见了阎王爷。旅途是艰辛而漫长的，当容自来站在释梦大师前，诚恳地向他递上引荐信的同时，大师转交给他一封信，信上报的就是老奶奶去世的噩耗。和人相比，信走的总是捷径，捷足先登也是情理中的事。

耄耋之年的大师看远来的异域人，目光像两支利箭，足以把飞鸟击落，似乎很愿意在传教的末路途中收受这个异域人为徒。但后者想的是，既然奶奶已死，学得功夫也是枉然，所以只是领了情，心里是准备择日就走的。可就在等待走的期间，他在大师所在的校园里结识了一位同乡，同乡带他听了几堂课，他走的意图就没了，因为他发现这里值得他学的东西有很多。他留下来，和同乡一道，白天跟一个斯拉夫人和一个土耳其人学习几何学、算术和方程式，到晚上又在一位巴赫的隔代弟子门下旁听音乐。因为学得痴心，时间过得飞快，当他意识到自己该回家时，已有七个春秋如风一般飘走。一八八〇年浅秋时节，容自来随异国的几十筐刚下树的葡萄一道踏上了返乡之途，到家已是天寒地冻，葡萄都已经在船舱里酿成成桶的酒了。

用铜镇人的话说，七年时间里容家什么都没变，容家还是容家，盐商还是盐商，人丁兴旺还是人丁兴旺，财源滚滚还是财源滚滚。唯一变的是他这个西洋归来的小儿子——如今也不小了，他不但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姓氏：黎黎。约翰·黎黎。而且，还多了不少古怪的毛病，比如头上的辫子没了，身上的长袍变成了马甲，喜欢喝血一样红的酒，说的话里时常夹杂着鸟一样的语言，等等。更古怪的是他居然闻不得盐碱味，到了码头上，或者在铺子上，闻了扑鼻的盐碱味就会干呕，有时候还呕出黄水来。盐商的后代闻不得盐味，这就是出奇的怪了，跟人见不得人一样的怪。虽然容自来说得清这

是为什么——因为他在太平洋上漂泊的日子里，几度受挫落水，被咸死人的海水呛得死去活来，痛苦的记号早已深刻在骨头上，以致后来他在海上航行不得不往嘴巴里塞上一把茶叶，才能勉强熬挺过去。但是，说得清归说得清，行不行得通又是一回事。闻不得盐碱味怎么能子承父业？总不能老是在嘴巴含着一把茶叶做老板啊。

事情确实变得不大好办。

好在他出去求学前，老奶奶有过一个说法，说是等他学成回来，藏在墙壁里的银子就是他一片孝心的赏金。后来，他正是靠这笔银子立了业，上省城 C 市去办了一所像模像样的学堂，冠名为**黎黎学堂**。

这就是后来一度赫赫有名的 N 大学的最早。

N大学的赫赫名声是从黎黎学堂就开始的。

第一个给学堂带来巨大名声的就是黎黎本人，他破天荒地把女子招入学堂，是真正的惊世骇俗，一下子把学堂噪得名扬一时。在开头几年，学堂有点西洋镜的感觉，凡是到该城池来的人，都忍不住要去学堂走走，看看，饱饱眼福，跟逛窑子一样的。按说，在那个封建世道里，光凭一个女子入学的把柄，就足以将学堂夷为平地。为什么没有，说法有很多，但出自容家家谱中的说法也许是最真实可靠的。容家的家谱秘密地指出：学堂里最初入学的女子均系容家嫡传后代。这等于说，我糟蹋的是自己，你们有什么可说的？这在几何学上叫两圆相切，切而不交，打的是一个擦边球，恰到好处。这也是黎黎学堂所以被骂不倒的巧妙。就像孩子是哭大的，黎黎学堂是被世人一嘴巴一嘴巴骂大的。

第二个给学堂带来声望的还是容家自家人，是黎黎长兄在花甲之年纳妾的结晶。是个女子，即黎黎的侄女儿。此人天生有个又圆又大的虎头，而且头脑里装的绝不是糨糊，而是女子中少见的神机妙算。她自幼聪慧过人，尤其擅长计数和演算，十一岁进学堂，

十二岁就能和算盘子对垒比试算术，算速之快令人咋舌，通常能以你吐一口痰的速度心算出两组四位数的乘除数。一些刁钻的智力难题到她面前总是被不假思索地解决，反倒让提问者大失所望，怀疑她是不是早已听说过这些题目。一位靠摸人头骨算命的瞎子给她算命，说她连鼻头上都长着脑筋，是个九九八百一十年才能出一个的奇人。十七岁那年，她与姑家表兄一道远赴剑桥大学深造，轮船一驶入浓雾迷漫的伦敦帝国码头，以赋诗为雅的表兄对着舱外的迷雾顿时诗兴大发，诗篇脱口而出——

凭借海洋的力量

我来到大不列颠

大不列颠

大不列颠

浓雾包不住你的华丽……

表妹被表兄激越的唱诗声吵醒，惺忪的睡眼看了看金色的怀表，也是脱口而出：“我们在路上走了 39 天又 7 个小时。”

然后两人就如进入了某种固定的套路里，有板有眼地问答起来。

表兄问：“39 天 7 个小时等于——”

表妹答：“943 个小时。”

表兄问：“943 个小时等于——”

表妹答：“56580 分钟。”

表兄问：“56580 分钟等于——”

表妹答：“3394800 秒钟。”

这种游戏几乎是表妹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把她当个无须动手的

珠算盘玩味，有时候也使用。这部分生活也把她奇特的才能和价值充分凸现出来，由此人们甚至把她名字都改了，一口口地叫她算盘子。因为她头脑生得特别大，也有人喊她叫大头算盘。而事实上，她的算术比任何一只算盘子都要高明。她似乎把容家世代在生意中造就出来的胜算的能力都揽在了自己头上，有点量变引发质变的意味。

在剑桥期间，她保留了固有的天分，又崭露出新的天分，比如学语言，旁的人咬牙切齿地学，而她似乎只要寻个异国女生同室而住就解决问题，而且屡试不爽，基本上是一学期换一个寝友，等学期结束时，她嘴巴里肯定又长出一门语言，且说得不会比寝友逊色一点。显然，这中间方法不是出奇的——方法很普通，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出奇的是结果。就这样，几年下来她已经会七国语言，而且每一门语言都可以流利地读写。有一天，她在校园里遇到一个灰头发姑娘，后者向她打问事情，她不知所云，然后她用七国语言跟对方交流也无济于事。原来这是一位刚从米兰来的新生，只会说意大利语，她知道这后，邀请对方做了新学期的寝友。就在这学期里，她开始设计牛顿数学桥。

牛顿数学桥是剑桥大学城里的一大景观，全桥由 7177 根大小不一的木头衔接而成，有 10299 个接口，如果以一个接口用一枚铁钉来计算，那么至少需要 10299 枚铁钉。但牛顿把所有铁钉都倒进了河里，整座桥没用一枚铁钉，这就是数学的奇妙。多少年来，剑桥数学系的高才生们都梦想解破数学桥的奥秘，换句话说就是想在纸头上造一座跟数学桥一模一样的桥。但如愿者无一。多数人设计出来的桥至少需要上千枚铁钉才能达到原桥同等效果，只有少数几人把铁钉数量减少到千枚数之内。有个冰岛人，他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把铁钉数减少到 561 枚。由著名数学家佩德罗·爱默博士担任主席的

牛顿数学桥评审委员会为此作出承诺，谁只要在此基数上再减少铁钉数量，哪怕只少一枚，就能直接荣获剑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表妹后来就是这样得到剑桥数学博士学位的，因为她设计的数学桥只用了 388 枚铁钉。在博士授予仪式上，表妹是用意大利语致答谢词的，说明她又在起居间掌握了一门语言。

这是她在剑桥的第五年，时年二十二岁。

第二年，一对期望把人类带上天空的兄弟来剑桥会见了她，他们梦一般美好的理想和雄心把她带到了美国。两年后，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郊野，人类将第一架飞机成功地送上蓝天。在这架飞机的小腹底下，刻有一板浅灰色的银字，内容包括参与飞机设计、制造的主要人物和时间。其中第四行是这样写的：

机翼设计者容算盘·黎黎 中国 C 市人

容算盘·黎黎即为表妹的洋名字，在容家族谱上，她的名字叫容幼英，系容家第八代后人。而那两位把她从剑桥大学请走的人，就是人类飞机史上的第一人：莱特兄弟。

飞机把表妹的名望高举到天上，表妹又把她母校的名望带上了天。辛亥革命后，表妹眼看祖国振兴在即，甚至以割断一段长达数年的姻缘为代价，毅然回国，担当了母校数学系主任。此时，黎黎学堂已更名为 N 大学。一九一三年夏天，牛顿数学桥评审委员会主席、著名数学家佩德罗·爱默博士，带着一座由表妹亲自设计的只有 388 枚钉子的牛顿数学桥模型出现在 N 大学校园里。这可以称得上是给 N 大学长足了脸面，佩德罗·爱默博士也可以说是给 N 大学带来巨大声望的第三人。

一九四三年十月的一天，日本鬼子把战火烧进 N 大学校园，佩德罗·爱默博士赠送的稀世之宝——牛顿数学桥 250:1 模型，毁于一场野蛮又愚蠢的大火中，而桥的设计主人早在二十九年前，也就是佩德罗·爱默博士访问 N 大学的次年，便已辞别人世，终年不到四十岁。

表妹，或者容幼英，或者容算盘·黎黎，或者大头算盘，是死在医院的产床上。

过去那么多年，当时众多亲眼目击她生产的人都已不在人世，但她艰苦卓绝的生产过程，就像一场恐怖的战争被代代传说下来，传说得越来越精练又经典，像一句成语。不用说，这是一次撕心裂肺的生产过程，声嘶力竭的嚎叫声据说持续了两个白天和夜晚，稠糊的血腥味弥漫在医院狭窄的走廊上，飘到了大街上。医生把当时已有的最先进和最愚昧的生产手段都使用尽了，但孩子黑森森的头颅还是若隐若现的。产房门前的走廊上，等待孩子降生的容家人和孩子父辈的林家人越聚越多，后来又越走越少，只剩下一两个女佣。因为最坚强的人都被屋子里漫长又困难的生产惊险吓坏了，生的喜悦已不可避免地被死的恐惧笼罩，生和死之间正在被痛苦的时间无情地改写、翻转。老黎黎是最后一个出现在走廊上的，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离开之前，他丢下一句话：

“这生出来的不是个帝王，就是个魔鬼。”

“十有八九是生不出来了。”医生说。